

我有二十年功夫,在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队劳动。

在所有的劳动中,最苦最累的活,莫过于开挖隧道。通常我们都说打洞,要在大山腹部凿出一条通道,谈何容易?那时,没有现在的盾构开挖的先进设备,全凭工人一锤一锤地打眼放

炮,一寸一寸地向前掘进,进展速度缓慢,危险因素众多。即使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出现冒顶、塌方、断层、涌水等等殃及生命的故事;进洞干活,谁都免不了要受到凿岩粉尘、头顶落石、炸药烟雾、通风阻滞的影响。特别施工到了隧道深处,远离洞口,那足以让人崩溃的黑暗,才是不得不不在乎的精神压力。

常识告诉我们,光明所至,黑暗自消。其实不然,在绝对黑暗的空间里,光明,会被黑暗吞噬。虽然,在施工全过程中,隧道两壁隔不远会有电灯照明,而且电瓶车拉着装碴的翻斗车,来回行驶也都打开灯,但是在隧道里,无论多大瓦数的灯泡,其光亮,总是很渺小,很微弱,到了隧道尽头,常常只剩

下钨丝那微弱的颤抖着的红色。

夸张一点说,人的一生,其实也类似在或明或暗的隧道中前行。当然,命运不一,途径不同,所得到

光明行

李国文

的关照,有大有小,所碰到的钉子,有轻有重,所遇到的困难,有多有少,脚下的路,有平坦,有崎岖,头上的天,有晴朗,有阴雨。但可以肯定,谁都会有落到看不清前途,认不明环境,不知道东南西北,不了解上下高低的那一时,那一刻,虽然未必就是无边无沿的黑暗,但懵懂,惶惑,颠倒,混乱,犹豫,踌躇,忐忑,动摇……却不是能够侥幸逃脱的。那些年里,长期在黑暗的隧道里干活,与共同劳动的工友便无所不谈,大家一致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幸运儿,是没有的。永远在阳光下无忧无虑的人,也是没有的。

隧道里的黑暗,难以宁耐,但在施工断面上,总

不会只有你一个人。而在人生途中遭遇到的黑暗,有些时候,或者,很多时候,就得你一个人来面对了。

黑暗,也是多种多样的,翻开汉语词典,有灰暗的暗,有昏暗的暗,有幽暗的暗,有阴暗的暗;有暗淡的暗,有暗昧的暗,有暗箭难防的暗,有暗无天日的暗……有什么办法呢?光明和黑暗的交替,犹如白昼和夜晚的变换,既是人生旅途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每当陷入这种防不胜防,躲不能躲的黑暗当中,唯一的自我排解之计,在我看来,只有读书一道。读可能读到的所有的书。哪怕一张旧报,一本破书,一部没头没尾的小说,几页语焉不详的资料,都要像如获至宝地捧读,那才是排解黑暗压力的不二法门。

于是,字里行间,让我认识到世界之精彩,断章残句,使我了解到天地之宽大。人生在世,精神上的空间感很重要,一个坦荡的人,不大容易自暴自弃。

于是,今天以后,谁都明白,一定还有明天,明天以后,当然还有后天,日月如梭,心理上的时间感更重要,一个从容的人,不大容易仓皇失措。

正是读书带来的希望之光,尽管很微弱,但一直给我冲破黑暗前行的信心。所以,书是朋友,书是光明,我真心感谢那二十年里,所接触到的一切汉字印刷物。



河与桥

黄惠子

生活有如河上的桥,你走过,再回头,已不见了桥,只剩河。人生便往往是这样过河拆桥的事,过去就无法再重来,想要往回走必会跌进河。那河已是记忆,淹没在你的旧时光。至多,你停下来留恋凝望,却踏入不得。摆在你面前的是另一条河另一座桥。每一天遇见新鲜空气与脸孔,你就明白昨日的桥已过,桥已被拆。你走在此刻的桥上,河水再湍急汹涌也不怕,因为桥在你脚下安稳如是。前方永远是你未曾预料的河与桥,所以你一直走。



皖南民居(速写)

宋刚

人们常说,女人生一次孩子就等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对于从事产科临床工作21年之久的我而言,或许对于这句话更是感同身受。在那一张张熟悉的产床上,我见证了太多家庭的悲欢离合,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是多少女人、多少家庭梦寐以求的一刻。

依稀记得那一天,我照常 in 门诊接待每一个幸福洋溢的准妈妈们。不经意间,一位消瘦的准妈妈坐在了我的面前,她的眼里满是焦虑和无助,看不到她的喜悦,紧锁的双眉预示着她一定是碰上什么难题了。我放下手中的笔,抬头端详着这位特殊的孕妇。经过一番问诊和翻阅她的病历,我了解到,这位准妈妈为了有个孩子,已经求医治疗了8年。由于查出自己患有7厘米的浆膜下子宫肌瘤并伴有轻度子宫肌瘤症、双侧输卵管不通,为了尽快解除病灶,早日怀上她心心念念的宝宝,她在3个月前实施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双侧输卵管通液术。术后常规注射

GNRH,以抑制肌瘤的再生长。然而,注射GNRH的副作用之一便是会引起闭经,抑制激素的分泌。经过3次注射,在一次检查中医生发现她居然怀孕了。因为刚刚手术过,又使用过GNRH,这个宝宝的出现并未让久未得子的她感到高兴,是“留”还是“流”,这个大大的问号笼罩着整个家庭。于是,他们开始辗转当地各家医院,考虑到手术子宫未完全修复,GNRH药物对胎儿的影响,得到的结果都是“流”,这让她心痛不已,她不知道这次的“流”后还要等多久才会再拥有宝宝。于是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又一次回到红房子医院,找到曾为她主刀的陆鹏荣医生,陆医生在了解她的情况后便介绍她到我的门诊就诊。

了解情况后,我立即拨通了陆鹏荣医生的电话。陆医生说之所以会把这位准妈妈转介给我,是因考虑这位准妈妈盼了8年

才等到这个宝宝,真“流”了不知道下次是何时了。我详细询问了当时手术情况,觉得术中并没有穿透肌层伤及子宫内膜,因此在孕期子宫破裂的可能性较小;再者,我估算了一下,这个孕妇可能在使用GNRH时就已意外排卵,药物影响卵子的可能性较低。于是我便把她的丈夫一同叫进我的诊室,告诉他们这个宝宝可以“留”,但同时也明确告知了孕期出现子宫破裂、胎儿畸形等风险的概率。听完我的话,这位准妈妈的眼睛掠过一丝希望,激动地说:“程医生,我听你的,我也想‘留’下这个孩子,请你一定帮帮我。”看着她期盼的眼神,作为一名产科医生,我要帮她一起圆梦,圆她做母亲的梦。

首次就诊结束后,她便决定留在上海,在红房子医院配合做好每一次检查,直到宝宝顺利降生。她同其他准妈妈一样,经历了妊娠的种种不适,攻克了唐氏

如履薄冰的选择

程海东

一个地方与人们的关联真是奇妙,比如写下自己与徐家汇的故事的这些小文作者,因为他们讲出自己的回忆,徐家汇变得可亲,而且富有意味。在这样兵荒马乱的繁忙交通枢纽地,竟让人心中产生一点点对故土的温情,这委实让我吃惊。

这本书里的作者,不少是我认识的,有些为我师,有些是我友。有时我们一起开会,有时我们一起喝茶,还有时我们交换自己出版的新书,更有许多时候,他们倾其学问,解答我的疑惑。可我们认识多年,却都未曾听到过他们细说自己与徐家汇的关联。读着这些文章,好像他们的脸在我面前晃动,他们的声音响起,是他们让我与徐家汇和解。

好像与一个赌气的亲戚和解那样,带着蜿蜒细碎的个人历史。

我原本是个不那么喜欢徐家汇的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徐家汇总是不安顿。我在五原路长大,离徐家汇几站电车就到了,可大多数时间,就走到衡山电影院为止。有人背着大包小包,满身散发着隔宿气味从那边走过来,那是徐家汇的长途汽车到站了。我向左手一拐,进去看电影,小时候看到一个笑容可掬的温厚老头子在门厅里忙,却不知道他就是程树尧,燕京大学话剧社的学生,上官云珠的前夫。后来,我在国际妇婴保健院生孩子,抱着孩子出院,遥遥望一下徐家汇,只看见一幅

微风集

徐子芳

天香·致农肥制造者
名动四方,情播九野,梦绕神州几度? 厚德斯人,为民立业,热血风流无数。夜来春雨,谁把领,化肥财富? 日晴晴天晚月,丰收暖风吹去。 大任路遥托付,爱之深,以心相许。怎个冰销了得,靚妆匀注,回望庐州绿树。晓风起,烟霞柳深处。惟有清音,芳香一缕。

木兰花·致老年报
马年春上枝头柳,人在红尘轻醉酒。闲来漫赋杏花声,几度岁寒伊独秀。 篇篇字字凝视久,满目繁星如锦绣。梅林深处问前身,道是年年家里有。

忆少年·致中学同学
诗书年少,风华意气,东山情切。秋高且携手,赏清华明月。 弹指光阴过隙,忆前尘,更伤分别。重逢话今昔,又桃花柳色。

清晨,我们兴致盎然出发去爱尔兰特塔湖,寻找火烈鸟。火烈鸟,全身披挂艳丽的红色,喜欢群居喜欢湖水,喜欢交颈嬉戏喜欢翩然起舞。火烈鸟似中国传说中的凤凰,故通人性,并有“涅槃重生”之传说。但赶到湖边,我们就失望了。由于湖水上涨海藻流失,吃海藻的小火烈鸟已迁徙,空镜般的湖面一片寂静,只留下了几只白色的大火烈鸟的孤独背影。

我们居高临下俯瞰著名的东非大裂谷马赛起源段。只见那是一个美丽的山谷,各种深绿浅绿翠绿灰绿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相当壮观。我站在山谷的高处,想着人类是起源于非洲,想着远古时期不同生命个体不同种族为了生物链和土地曾在非洲大地上拼命搏杀生死搏

故乡

陈丹燕

巨大的日本马桶广告,好像阿童木的世界,没有树。徐家汇总是很堵,坐在车上,向下望去,行人急急在各色车头车尾之间穿过,如过江之鲫。我要穿过徐家汇,上沪闵高架去探望在养老院里的姑妈,她是我带大的人,我跟她睡大床,从我出生,直到我结婚离开娘家。在难以忘记的夜晚我心怀忧伤穿过徐家汇,前面汽车的尾灯一片红光,我的姑妈中风了。

因为这本书里的故事,我想起了自己的,原来我和徐家汇也有故事。喜欢或者不喜欢,它都见证着我的人生,它都收纳着我的记忆,它就是我家乡的一部分。我想起这本书里的作者也是这样认识徐家汇的,故事里有人千里万里,从地球另一端回来行订婚礼,就因为这里埋葬着他们四百年前的祖先。有人在这里与自己的情人约会,直到金婚纪念,还一起回来。有人是这里小小一个地方文化官员,因此念念不忘,要为这里修建博物馆,修复历史遗迹,保护一方文脉传承。有人从小生长在这里,后来又在这里工作,做这里的地方历史研究。徐家汇不可谓变化不巨大,但他

斗,愈发感受到眼前自然之壮美大地之生机。

参观内罗毕国家博物馆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无论是建筑物还是馆藏都相对比较简单。博物馆门口有一座巨大的恐龙雕塑非常眼熟,让我吃惊不小,难道这是中国著名雕塑家隋建国的作品?艺术是相通的,但仿制如此相似的作品却令人大跌眼镜。博物馆里最吸引我的是馆藏的八百只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鸟的标本,全部是由真鸟制成,工艺之精细令人惊叹。由于我们已在草原上临其境地见到了很多野生动物,所以对这些品种齐全的草原动物标本兴趣并不太高。当工作人员介绍肯尼亚的蝴蝶品种超过九百种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想到了达明赫斯特那些美轮美奂的蝴蝶产品,我想这些作品里应该用了大量的肯尼亚蝴蝶。

博物馆里还有250万年前在东非发现的类人类化石,愈发感受到眼前自然之壮美大地之生机。参观内罗毕国家博物馆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无论是建筑物还是馆藏都相对比较简单。博物馆门口有一座巨大的恐龙雕塑非常眼熟,让我吃惊不小,难道这是中国著名雕塑家隋建国的作品?艺术是相通的,但仿制如此相似的作品却令人大跌眼镜。博物馆里最吸引我的是馆藏的八百只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鸟的标本,全部是由真鸟制成,工艺之精细令人惊叹。由于我们已在草原上临其境地见到了很多野生动物,所以对这些品种齐全的草原动物标本兴趣并不太高。当工作人员介绍肯尼亚的蝴蝶品种超过九百种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想到了达明赫斯特那些美轮美奂的蝴蝶产品,我想这些作品里应该用了大量的肯尼亚蝴蝶。

夏天的中午,在食堂吃饭,吊扇底下通常是抢手位置,同事老秦也因吊扇而破天荒地坐我对面来了,近距离的,低头闷吃似乎有点尴尬,我就没话找话的问他:“喂,你的蓝色车还继续开吗?”

“啊?什么?”老秦猝不及防,没听清。我又问了一遍。他哦了一声,点点头,随后扑哧笑了,我觉得挺奇怪,说:“笑什么?”

他学我:“蓝色的车。呵,你不记车的牌子,倒是记得颜色呢。”原来是笑我记忆方法独特。过了会儿,老秦又打破沉默:“你怎么知道我的车是什么颜色啊?你见过?”他的车从不开到单位,只在周末接送寄宿在外上学的女儿上下学。

“哦……”我搅动着盆子里的紫菜汤,“上次见你在洗车的。”

“在车站那儿的店里啊?”老秦继续盘问。

“不是,你家大门口。”我也忍不住笑了。天天下班坐公交要经过他家门口的站台,一台蓝色的车,既然不在车店洗,肯围着它弯下腰擦来洗去的可不就是主人了。

老秦若有所思,我感觉有个词虽然对这次闲聊来说不够准确,但某种程度也相对贴切,那就是不怕麻烦,就怕敷衍。

却守在这里大半生,好像农耕时代的书生。

在这车水马龙之处,人们擦肩而过。但在这本书里,小文相会在一起,点点滴滴,朴实安静,好像乡党忆旧的情形。在这里有四百年前就开始的中西融合,这里有一个古老的徐姓家族使人们总是怀有对世界的向往和热爱,和与世界分享的勇气。因此,这里是中国油画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有人至今还能找到自己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唱片公司小红楼,他的父亲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奠基人之一,而他自己,是小提琴曲《梁祝》的作者之一,在乱世中这样的传承可谓不易。但生生不息。

我一直以为,在大都市里生活成长的人,都是圣经里的该隐,无有故土的。这本书让我想到,也许我们也可以是有故土的,虽然我们从未有过村前的一条清澈的小河,也是有与故土连接在一起的回忆的,虽然我们也从未有过埋葬着家中长辈的古老墓园,可点点滴滴沉在心里的回忆,若能清流成河,也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故乡。

这就是我们这样生活在上海的人的家乡,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心里总是有爱。

(本文为《我与徐家汇——45位见证人的精彩人生故事》一书的序)



骨骼,非常齐整,介绍也相当完备,让我我不禁对考古学家肃然起敬。正是有了他们的博学、敬业和执著,才让我们领略了人类远古的足迹,听到了人类历史的回声。

非洲的历史和文化是悠远丰富的。但比对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冬宫等诸多名馆藏品之丰富,气势之宏伟,肯尼亚这个国家博物馆真的简单得太微不足道了。贫穷不但挨打,贫穷也会磨损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确如此,千真万确。

晚上,青年团回到内罗毕与我们会合。这些天一直在户外劳动的孩子们晒得黝黑,但依然笑容开朗,生龙活虎。他们跟马赛武士学防身术、学射箭,还观看了用最原始方法宰杀羊的全过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相信经过这次非洲之行的历练,孩子们无论身体还是内心一定更强大。



一次闲聊

李爱婷

十日谈

生生不息红房子

再有风险医生也要帮病人设想,明请看本栏。